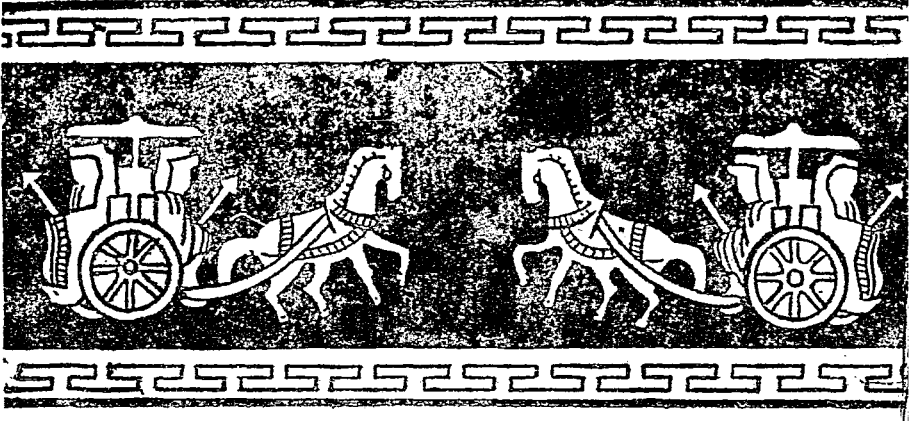


吳激予主編



朱雙雲著

青國喪身

中國戲曲編刊出版社



119.
I 232.6
11

戲曲叢書劇輯第二種

吳激予主編

汪精衛賣國喪身

朱雙雲著

中國戲曲編刊出版社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



3 1774 7084 0

目 錄

戲曲叢書序.....	潘公展
汪精衛賣國喪身.....	（ ）
附錄	
劇情說明.....	（ ）
排演說明.....	（ ）
後記.....	（ ）

戲曲叢書序

戲曲是生活的藝術，在進化過程中，人類創造了戲曲，欣賞戲曲，是人類的生活，而與人生不能分離。中國六經六藝皆列禮樂，西方教育亦重詩畫，普及民間之有社戲謠曲，宮庭之有樂部舞班；戲曲乃隨文化的發展而發展。

中國民族固為富有戲曲天才之民族，不但保持悠久而普遍的戲曲文化，對於國外戲曲，亦能儘量接受，溶化運用。即如抗戰以來，話劇，歌劇，歌劇，曲調之變遷各自獨特的效能，為國家民族的自由獨立而搏鬥，更是顯著的事實。

但，新的中國戲曲也正如新的中國之產生一樣，隨國民革命運動而茁壯，在國難中發育，在抗戰中成長。溯自辛亥革命前後，也祇有二三十年的歷史，所以對於審觀的廣大的觀眾基礎之建立，與主觀的本位化的藝術之提高，則都還有待努力。

在這偉大的時代，非特期待着偉大的作品，更須使時代精神通過藝術的藝術，脫離民眾



意志，激發民衆情緒，化育民衆於心領神會之中。

中國固有戲曲的教育作用，亦即其傳統的社會基礎。也因爲戲曲原爲民衆之所有，爲民衆所享受；藝術的表現力量，更能幫助民衆理解生活，改變生活，進而教育民衆，創造新的生活。因此，戲曲之與新中國，非但是教育工具，抗戰武器，更是建國的藝術。

就現實說，革命時代本是戲曲材料最豐富的時代，可歌可泣的故事，到處皆是。爲發展廣大的觀衆基礎，與提高本位化的戲曲藝術，主題正確的新作品更極需要；尤其是配合政治軍事的進展，象徵新中國的光明的新內容中國風的戲曲，無疑的將成爲完成民族文化復興任務的支柱。

中國戲曲編輯社本發揚三民主義文化，創造新中國戲曲藝術之旨，特選輯優秀戲曲，編刊戲曲叢書徵序於我。吾固知此種叢書之印行，必獲文化界暨全國民衆之注意與愛護，且將爲大時代光榮的中國戲曲藝術之主流，因樂爲綴此數語，以弁其端。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

汪精衛賣國喪身

第一場

登場人物

角別

鍾國魂

生

周若蘭

旦

未開幕後台作敵機投彈聲，轟炸聲，民衆慘呼痛哭聲。

鍾國魂

(內白) 哎喲！

擔憂周若蘭臉上抹油，身上滿沾灰泥如從瓦礫中爬出者狀(急急鋒)上

鍾國魂

(唱搖板) 吾心中只把那敵人來恨！

周若蘭

(接唱) 害得吾翁和子彈下喪身！

鍾國魂
周若蘭

(同唱哭腔) 吾的爹娘吓！吾的兒吓！吓！吓！吓！哭……哭得

吾肝腸痛斷氣憤填膺

周若蘭

(白) 哎喲！夫吓！想吾翁姑，與那三歲的孩兒，已經死在敵機轟炸之下，有道是人死不可復生。吾們在此哭哭啼啼，也是無濟於事，倒不如忍痛節哀，爲那慘死的翁姑，與那三歲的孩兒報仇纔是吓。(哭介)

鍾國魂

(白) 好吓！(激昂慷慨地白) 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吾若不報此仇，不但對不起吾那慘死的父母，以及三歲的孩兒；而且對不起吾們的國家，吾們的民族！

周若蘭

(白) 夫吓！你當真的想報仇麼？

鍾國魂

(白) 當真。

周若蘭

(白) 你果然的想報仇麼？

鍾國魂

(白)果然。

周若蘭

(白)既然如此，你必須秉着你大無畏的精神，首先殺死那賣國求榮的漢奸汪精衛。

鍾國魂

(很忿慨地白)着吓。那敵人雖然萬分可惡，有道是非吾族類，其心必異。惟有這漢奸汪精衛，身受黨國厚恩，不知力圖報効，反而爲虎作倀，賣國求榮；就是這次敵人的狂炸，也是汪逆精衛的唆使，我們的父母兒子的慘死，也是死在漢奸汪精衛之手，況且欲除外侮，首須消滅漢奸。爹爹：母親：兒吓：(望空拜介哭介)吾鍾國魂縱然粉骨碎身，也要殺死那漢奸汪精衛，報這不共戴天之仇啊！唱搖板越思越想越悲憤，憤恨漢奸汪兆銘，吾若不把漢奸來殺盡，不可爲子不得爲人！

周若蘭

楚陷搖板但願吾夫心堅定，言行合一無貳心，若將漢奸誅殺盡

名標青史永留芳，

鍾國魂

（白）吾妻但放寬心！國魂一息尙存，此志不容稍懈。吾們趕快將吾們的父母，和那孩兒的殘骸，安殮起來（哭介）正是：漢奸授首中原日。

周若蘭

（接白）家祭毋忘告吾翁！（同下）

——第一齣完

第二場

登場人物

角別

影佐禎昭

淨

日侍者

雜

汪精衛

生角丑扮（仿舊劇猓地圖張松扮法）

梅思平

丑

影

佐（上唱小倒板）可恨支那意志強！（轉梁子）威嚇利誘總不降，兩年

半苦戰他未受巨創，反教吾國陷泥塘，進退兩難無法可想，
 舉國上下盡徬徨，幸喜精衛入羅網，他把和平來主張，中吾
 計來上吾當。居然來商調整日支新要綱，高視闊步把辦公廳
 來上，精衛到此細商量。自我：影佐禎昭。自與支那作戰以

日侍者

影佐

汪精衛

梅思平

來，已經兩年有餘，雖然節節勝利，但是皇軍所到之處，不過點線而已，要想吞滅支那，實在非常棘手！正在萬分苦悶之中，幸喜汪精衛，爲了他箇人的利益，居然違反了他們支那的國策，與我大日本帝國，談判和平條件，這是一箇千載難逢的機會。等他到來，須片言語威懾於他，教他承認這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好在他是一箇利慾薰心，胆小文弱的書生，不難使他一一就範。來！侍候了。

（持名片二張對影佐禱昭敬禮）

（圓名片介喜介）啊：汪精衛梅思平來了，有請書請！

（日侍者敬禮下汪精衛梅思平同上）

（白）毀譽而今誰管得？

（白）縱然遺臭亦千秋！

(影佐禎昭起立，介相見，介握手，介汪梅卓躬屬節介，影佐禎昭頤指氣使介)

汪精衛 (白) 影佐先生。

梅思平 (白) 影佐先生。

影佐 (笑介) 哈哈，(白) 汪先生，梅先生，你們兩位光臨小園，共商親善友好之道，乃是東亞之幸也，來來來，請來上坐。

(同白) 不敢！不敢！影佐先生請。(狀極謙恭)

(很驕倨地白) 有話敘談，二位就與吾坐下來吧！

(很低聲下氣地白) 遵命，遵命。

影佐 (白) 汪先生，汪張和平，乃是東亞之幸，前番先生光降本國，

尤其博得本國人士的廣大同情，都認為先生是支那歷史上空前絕後，第一偉大人物，今日相見，真乃三生有幸！(笑介)

前絕後，第一偉大人物，今日相見，真乃三生有幸！(笑介)

前絕後，第一偉大人物，今日相見，真乃三生有幸！(笑介)

汪精衛

（白）哈哈。

（白）豈敢！豈敢！鄙人之所以主張和平，表面上雖然大吹特吹說是爲了中國的生存，可是骨子裏根本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低聲下氣地）說句知心話：祇希望個人能在貴國提攜之下趕緊成立新政權罷了。（諸笑介）

影佐

（白）汪先生說的倒是真心話，想汪先生自離重慶以來，勇敢有爲，倘若長此屈居上海，不但不是久長之計，而且辜負了先生滿腹經綸！

樞思平

（白）着吓！汪先生之在今日，真所謂「斯人不出，如蒼生何！」

影佐

（白）汪先生要繼續在歐戰，必須先行簽訂「日支新關係調整

梅思平

要綱」，要綱一簽我大日本帝國，就可以全力相助。

（白）是！是！但這一調整要綱，關係重大，請影佐先生即行見示，鄙人等好加以嚴密考慮啊。

影佐

（厲聲地白）既有汪先生在此，商議國家大計，你可少說些話。

汪精衛

（白）是吓！梅先生：你不必多講。

梅恩平

（催促不安介低聲地白）是！是！

汪精衛

（白）影佐先生：請問你這「調整要綱」的主要點在那裏？

影佐

（白）「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在此，你且來看。（將「要綱」遞與

汪精衛介）

汪精衛

（接「要綱」介白）啊（看二六）眼看着這要綱心中暗想，修友好睦鄰邦比尋常，五條文二附件項目明朗，爲的是「中日滿共存共

「」。『藕互連環』「共同防共正合吾望，『提攜經濟』「開發資源」也好商量，那一『蒙古』不關緊何妨『割讓』，據『華南』割『島嶼』他未免居心不良！干涉到『交通』「文化」『氣象』「測量」，他還要『派重兵永駐在華北與長江』。一條條都似那槍砲一樣，憑天良能夠接受這『調整要綱』？到如今進退兩難不勝悵悵！猛然間想起了秦檜敬塘，不主和宋秦檜焉能拜相？石敬瑭不割地怎能稱王！吾兆銘最富那領袖慾望，恨只恨全國人不推崇吾老汪！勒馬懸崖未免冤枉，倒不如將錯就錯堅定了主，只要那新政權歸吾執掌，儘管他千百世遺臭與流芳！」

（唱畢驚醒，醒後與平梅接閱介）

影

佐

（白）汪先生對這『調整要綱』的意見如何？

汪精衛

(白)容小弟同去，開箇幹部會議之後，再來答復先生。」

影佐

(白)吾在這裏等候好音。

汪精衛

(白)但是一件。

影佐

(白)那一件？

汪精衛

(白)八月間曾有文件送還，要求在新政權成立之前，在本國關稅存款項下，以借款形式，先借四千萬元一事，不知貴國政府，可能同意否？

梅思平

(白)影佐先生：這四千萬元的借款，是非常重要的，沒有金錢，什麼都辦不了。

影佐

(白)只要「調整要綱」簽訂以後，大概是可以遵命的啊。吁！哈哈哈。(彈笑介)

汪精衛

(白)這就好了，唱搖板四千萬能手心中歡暢，這一聲影佐樣
讀爲笙，先生之謂。細聽端詳！你交錢吾簽字誰敢阻當白？告辭
了。接唱爲的是「中日滿共存共亡」。汪梅同下

影佐

(笑介)吁哈哈(唱搖板)汪兆銘生就的一副奸相。兒皇帝他比
不了劉豫邦昌！下

——第二場完——

第三場

登場人物

角 別

陳璧君

丑旦

僕人裘榮

生

褚民誼

淨

周佛海

小生丑扮

梅思平

丑

丁默村

淨

陳春圃

丑

林柏生

丑

高宗武

生

陶希聖

生

注精衛

生角丑扮

陳璧君

(上白)吓哈(唱數板)忽左，忽右忽幾十年，爲的是汽車洋樓

大洋錢，我的他也曾政權來指染，財源茂盛勢燄薰天，實指望一帆風順遂心願，壓倒鄧通沈萬山，又誰知他們主張要抗戰，害得我耦耕堂的產業悉數化灰烟！滿載細軟離前線，首先避難到四川，貪圖富貴怕炸彈，因此上坐立不定寢饋不安。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抗戰的玩意不是好玩！一心想把政權來獨佔，那管中華危與安？通同日本發豔電，離開重慶奔雲南，偷偷摸摸到河內，經過香港來在上海灘，東京去把地圖獻，爲的是富貴榮華萬萬年，萬萬年。我：陳璧君。只因

裴榮

本提出「調整要綱」，我們的企圖，乘此可以實現，好不快樂甚也！這西皮原板愛國猶如蠶作繭，人生在世幾多年！身後是非何足戀？但求富貴永綵縣！（想介白）哦！社會制裁亦足憚！王氏長跪岳墳間，內心正在人天戰，忽兒侍僮到堂前。

（上白）褚先生等到。

陳璧君

（白）有請。

褚民誼

（裴榮下，褚民誼周佛海梅思平等八人同上）

（白）踢毽遶車太極拳，

周佛海

（白）逢源左右博高官，

梅思平

（白）祇憑富貴長相伴，

丁默村

（白）何惜春秋一字嚴！

陳春圃

（白）迴黃轉綠工狐媚。

林柏生

(白)覆雨翻雲恃筆桿，

高宗武

(白)迷途未遠應知返，

陶希聖

(白)遺臭流芳待蓋棺！

(褚等八人各報名介與陳璧君相見介)

褚民誼

(等同白)陳先生：

陳璧君

(白)衆位同志：請坐！(褚等八人同坐介)今天汪先生請大家到此，爲的是商討「日支調整要綱」的條文，少時還望諸位同志，各抒所見。哦，汪先生來也。

汪精衛

(上白)權門之良公門蠹，敵國之仇鄰國賢。(陳及陸等起立介)

舅致敬介汪還禮介向前一一握手介)衆位同志請坐。(衆坐介)衆位同志

：日本政府交來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關係新政權的樹立，請衆位同志各抒所見！(出示要綱介緒等翻閱介(群子)閱畢介)

陶希聖

(白)汪先生：衆位同志：想這「要綱」全文，如同亡國條約一般，承認之後，不啻將我中華民國大好山河，雙手送與日本，以我希望之見，是萬難承認。

林柏生

(白)陶同志：此事還要看汪先生是怎樣的主張？

褚民誼

(白)如今的事，以少說話的爲妙。

高宗武

(白)褚同志：事關國家大計，豈能緘默不言？褚同志：你縱不爲中華民族計，難道就不爲汪先生千秋萬世計麼！

周佛海

(白)高同志：你要知道，這是日本人看在汪先生面上，所以退讓到十二萬分；若是別人前去議和，日本人決不肯如此讓步，這是關係新政權樹立的最後機會，高同志：我們必須要抓住現實，不能放鬆。

陳春圃

(白)着吓！不是汪先生的面子，日本人決不肯如此讓步。

丁默村

(白)高同志：我們應當少發空議論，趕快成立「新政權」要緊。

汪精衛

(白)着！着！着！手舞足蹈介成立「新政權」，乃是當今惟一的急務。

梅思平

(白)有道是事非經過不知難，我與汪先生在六三花園，不知與影佐禎昭，說了幾多好話，方纔答應我們在這「調停要綱」簽字以後，在關稅存款項下，以借款形式，借給我們四千萬元呢！

汪精衛

(白)事到如今，真叫我進退兩難！(躊躇介)

陳璧君

(白)嘿嘿！我看你們多不要爭論！(指汪介)你也不必爲難！我

說句痛快話給大家聽：現在大家吃的用的，那裏來的？說句老實話，都是日本人送給我們，條約不簽，日本人不送錢來，大家散夥，條約簽了，日本人送錢來，大家快活，請問大家：還是散夥過窮日子的好，還是讓日本人送錢來，成立了「新政權」過快活日子的好？

汪精衛

（假意介白）國家大事，總得商量一番。

陳璧君

（白）呸！忽然作色介不中用的東西：今天商議，明天商議，會仲鳴的命丟了！林柏生的頭破了，沒有話講，答應也要答應，不答應也要答應，那箇反對，我就跟那箇拚命！（撒潑介）

褚民誼

（白）陳先生說話真痛快，贊成贊成！

（梅思平周佛海陳春閣丁默村林柏生隨聲附和介拍掌介）

汪精衛

(白)大家既無異議，就此通過。我當代表去負責簽字。汪陳同下 梅周陳丁林隨下

高宗武

(嘆介)唉！稍有天良的人，再不忍心這樣幹下去了。

陶希聖

(白)日本所提條件，完全無尊重中國主權，完整中國領土的誠意，我們決不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很感慨地白)

高宗武

(白)我們對汪先生，雖知無不言，但事到如今，言之無益，還不如潔身引退了吧！

陶希聖

(白)那裏去？

高宗武

(白)先到香港。

陶希聖

(白)香港雖好，但是空手前去，有何面目，見我故人？

高宗武

(白)這便如何是好？

陶希聖

(白)必須定計而行。

高宗武

(白)但不知誰將安出？

陶希聖

(向爾庸汪處介低聲地白)依我之見：不如將這「調整要綱」帶到香港，一面報告國民政府，一面攝影製版，到香港報紙上去公布，如此我們的心跡可白，他們的黑幕，也可揭破，那時全國的同胞，以及全世界的人士，都能明白真相，不致再受日本人的欺騙了！

陶宗武

(白)言之有理，照計而行。(唱西皮搖板)勒馬懸崖猶未晚。

高希聖

(接唱)此是生平大機關；

高宗武

(接唱)功罪是非誰去管？(下)

陶希聖

(接唱)但求理得與心安！(下)

——第三場完——

第四場

登場人物

角別

民

衆二三十人
愈多愈妙

雜

阿二

丑角俊扮

賣唱人

雜

賣餅人

淨角俊扮

歌女

甲乙

旦

司儀

雜

主席團

五人中以
一人爲主席

一生三旦二

鍾國魂

生

周若蘭

旦

（開幕爲「會場，上懸「討汪除奸大會」布條，全場人物陸續登場，司儀宣布開會，主席團入席，全體肅立，行禮如儀。）

總主席

（演講介白）各位同志：各位同胞：今天開的是討汪除奸大會。

我們要想抗戰勝利，首須消滅漢奸；尤其是像汪精衛這樣出賣民族的漢奸。我們要做一箇自由平等的中國人，一定要消滅掉這些不像人不夠人味的妖怪，因爲留着他們，不但是中國人的禍害，而且是中國人的恥辱！我相信敵人不成問題，不久就會失敗；漢奸更不成問題，不久就會毀滅，今天所討論的，就是如何加緊消滅漢奸；更進一步如何加緊打倒敵人而已，希望諸位多多賜教！完了。（民衆鼓掌介）

阿二

爺：

（手裏捧着盤盤裏盛着幾根油條在演講台下大聲地白）喂！喂！老爺：老

總主席

(白)我不是老爺，我是主席。這位朋友，你有什麼事啊？

阿二

(白)我不管「主七」「主八」，我且問你，我可以說話不可以？

總主席

(白)歡迎！歡迎！請到台上來講！

阿二

(上台介白)列位：我是一箇賣油條的，名字叫阿二，沒有讀過

書，却愛聽評話，聽到說書先生講到三國志的曹操，岳傳的秦檜，我是恨得他們咬牙切齒，恨不得將他們一刀殺了！最近碰見一位先生，他對我說：你賣油炸槍，從今以後，可不叫油炸槍了。我說：我不明白。我是揚州人，三代都賣油炸槍，我祖父賣的叫油炸槍，我爹爹賣的，也叫油炸槍，我在揚州賣油炸槍，後來到了南京，還是賣油炸槍，從南京逃難到四川，我還是賣油炸槍，爲什麼現在不叫油炸槍呢？他說

：你知道汪精衛吧？我說：我知道。汪精衛先前是像煞有介事的做要人。現在聽說做了一箇大大的漢奸，他居然出賣國家，他比着曹操秦檜還要奸惡萬分！他說：不錯，所以你從今以後，不要叫油炸檜，要叫油炸衛，要油炸汪精衛。我一聽此話，歡喜得不得了，因為我雖不能去殺死汪精衛，却能天天咒罵這箇賣國賊汪精衛，自從那日起，我就改稱為賣油炸衛了，可是生意比先前更好了，可見人人都要咬汪精衛一口。常言道得好：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我聽說要替汪精衛鑄鐵像，跪在大街之上，我就首先把我所有的八塊四角五分錢，外找兩個大銅板，一齊捐出來，出錢交主席介好做鐵像，還有幾根油炸衛，那位先生肚子餓了，買去咬幾口，

來的錢，我也不要，一齊捐了去鑄鐵像

民衆

（鼓掌介爭購游條介）

總主席

（白）感謝阿二先生的盛意，我想汪逆的鐵像，一定可在最短期間內鑄成，警戒警戒那些漢奸，還有那位要講話？

賣唱人

（上台介白）我是個賣唱的，剛才聽那位賣油炸餛飩的阿二先生說道：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我是沒有錢，只好在大會上貢獻一點小玩意，我新近學了一段「罵汪」的平調，我來唱一段吧！唱（六）未開言不由人牙根咬恨！罵一聲汪精衛賣國的奸臣，你本是小資產者有些兒小學問，你也會追隨總理推倒滿清。行刺那攝政王誰人不敬？因此上革命成功後纔能盤踞要津。又誰知你這賊缺少的是德行，十年來你時左時右，時

反時覆，時明時暗，時雨又時晴。做一個政治家這樣動搖不定，上了台怎能不誤盡蒼生？九一八日本鬼佔我東三省，你主張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懈怠我軍心。蘆溝橋響大砲七月七日正，委員長在廬山下了大決心，這一戰關係着民族的總命運，全國同胞人無分男女，地無分南北，大家來爭生存。今日之事沒有後退只有向前進，不打到最後勝利一刻也不能停。你這賊也把那精誠團結，共赴國難，長期抵抗，全面抗戰，說得多麼好聽，花言巧語，千變萬化，活像個狐狸精。神聖的民族戰爭一天比一天緊，這可把你奸賊逼得現了原形，在武漢，在重慶，前面打死仗，後面還在那裏講和平，若不是委員長主意拿穩，早被你這狐狸精傾國又傾城。這

一次你這賊又發了什麼糖尿病，帶領了周佛海，陳璧君，假稱去找醫生。敵相近衛文麿心腸毒得很，你這賊發電報，響應敵的聲明。什麼經濟一元，共同防共，內地雜居，一件一件都承認，可憐那數十萬戰士，數百萬同胞，白白的做犧牲。這明明是叛黨叛國私通小日本，這明明是不受祖宗，認賊作父，倒行逆施，卑鄙齷齪，喪盡了良心。這豔電引起我同胞公憤，我中央當機立斷開除了汪兆銘。又誰知這賊子不知悔與省，變本加厲又想要把「政權新」，亡國的「調整要綱」胆敢來簽訂，斷送島嶼，割讓蒙古，獻出資源，請來顧問，又許他華北長江永遠駐倭兵。劉豫秦檜沒有汪賊狠，害得我子子孫孫萬代不超生，常言道打死不死成仇恨，必須要把這

「整好一個一個斬草又除根，勸同胞你不必驚來不必悶，這都是抗戰之中必經的過程。祇要是肅清漢奸，擁護領袖，戰愈勇奮，眼見得抗戰必勝，建國也必成。」

（鼓掌介 抄錢介）

民 衆

賣唱人

（自）我不要錢，就把諸位拿出來的錢，留着替汪精衛陳璧君兩個奸賊鑄鐵像吧！

民 衆

（振自）好的，好的！（歡呼介 鼓掌介）

賣餅人

（大聲唱唱介 自）賣「燒壁」呀，賣「燒壁」呀。

阿 二

（自）喂，朋友，你賣的是「燒餅」，什麼說是賣「燒壁」？

賣餅人

（自）你要油炸汪精衛，我要「燒」死陳「壁」君。

民 衆

（同自）好的，好的！

歌女甲

（上台會唱）主席：各位先生：我是一個歌女……沒有什麼可以貢獻，也來唱一段「討汪」的新詞吧！（民衆鼓掌分唱二黃倒板）有歌女在琵琶一聲高罵，（轉回龍腔）罵一聲汪精衛細聽根芽！（慢三眼）日本鬼想奪我中華天下，七月七蘆溝橋砲火相加。（轉快三眼）委員長在廬山決心來下，統三軍抗倭寇保我邦家。賣國賊叛中央傾覆華夏，貪富貴訂密約爲敵爪牙。賊好比張邦昌依人作嫁，賊好比石敬瑭竊據中華，賊好比宋劉豫恥鮮廉寡。賊好比奸秦檜半點不差。恨只恨「調整要綱」居然簽下，竟將我大中華，主權土地，文化交通，資源經濟，一齊送他！恨不能將賊子凌遲碎剮，恨不能將白刃殺盡奸邪！勸同胞齊奮起去把仗打，驅倭寇除奸賊至死靡他！

民 衆

歌女乙

（鼓掌介歡呼介大聲在喊）我們大家去消滅漢奸！殺退敵人！

（上台介）我也來一段「新四季想思」（民衆鼓掌介唱四季相思調）四季裏來百花香，日本鬼子陷泥塘，沒有辦法把和平講，近衛的宣書賽砒霜，汪逆精衛大上當，發出鹽電叛中央，甘心降敵把雙簧來唱，賣國名兒天下揚。夏季裏來熱難當，汪逆賣身投靠到東洋，喪心病狂把陰謀來獻上，唆使敵機炸後方，算不清五三五四的人命帳，箇箇罵他喪天良，有朝一日落法網，將他破肚又開膛。秋季裏來桂花黃，變本加厲似瘋狂，想把「新政權」來掌，倒行逆施簽訂了「調整要綱」，他把主權土地齊相讓，亡我國來滅我邦，爲了富貴把良心喪，四千萬元要想飽私囊。冬季裏來雪飛揚，齊心努力掃機槍，肅清他

鍾國魂

的狐羣與狗黨，消滅漢奸精衛汪，竭誠擁護 委員長，敵隲同仇上戰場，收復失地打勝仗，驅逐倭寇保家邦。（民衆鼓掌）

（登台演講介白）主席：各位同胞：我聽到這位女士唱到汪精衛勾引日本飛機來狂炸後方的時候，我忍不住要哭了，我就是把那賣國奸賊害苦了的一箇，我的父母，我的兒子，都死在敵人狂炸之下，而我的財產，又完全犧牲在敵人狂炸之下。我想汪精衛垂死，我們的同胞，說不定還要受他的大害，鑄鐵像果然可以警惕那些未來的漢奸，但是對這些已做漢奸不知廉恥的東西們，未免太便宜了！我希望大家除了消極辦法以外，更要積極的來撲滅這些漢奸走狗！用最有效的方法去

總主席

除奸，要是用得着兄弟的話，我是萬死不辭！（民衆鼓掌介 鍾講畢下台介）

（白）這位先生的高論，兄弟非常佩服！我們有言語，更要有行動，這就是今天大會的結論，希望大家不要徒托空言，必須要有積極的行動！完了。（總主席領導呼口號）（一）打倒漢奸汪

精衛（二）不承認一切賣國的條約（三）撲滅漢奸（四）驅逐倭寇（五）收復失地（六）中華民族萬歲（七）中國國民黨萬歲（八）領袖萬歲（散會介 主席團 民衆 司儀 阿二 賣唱人 歌女 賣餅人同下）

鍾國魂

（嘆氣介）唉！（白）便宜了汪精衛了！

周若蘭

（白）依你之見呢？

鍾國魂

（白）我麼，（慷慨激昂地白）我想拚着一死，去到上海，刺死那汪逆精衛，爲我中華民族除害！

周若蘭

(白)若得如此，方不愧爲好男兒也！(唱搖板)男兒報國應拚

命！

鍾國魂

(接唱)學箇荆軻刺暴秦！

周若蘭

(接唱)夫妻恩愛今休問？

鍾國魂

(接唱)不成功來便成仁！(同下)

——第四場完——

第五場

登場人物

角別

裘榮

生

汽車夫阿華

雜

屠若蘭

旦

管家婆

老旦

裘

榮

(上白)有福之人人服侍，無福之人服侍人。我裘榮。在汪公

館當了一名侍者，我的東家，就是主張和平的汪精衛，自從他到上海以來，忙得不亦樂乎，天天拜訪東洋人，夜夜召開祕密會，東洋人又派來許多衛兵，將一所公館團團圍住，爲的是怕人行刺，我想我們東家主張和平，本來是爲人民幸福

阿華

起見，爲什麼那些老百姓，偏偏要刺殺他呢？這真奇怪得很！閑來無事，門外走走。（唱搖板）這幾年打東洋人人興奮，我東家爲甚麼偏主和平？想其中必然有其他背景，且到那汽車間小坐談心。（圓場介）喂！阿華，阿華。

裘榮

（上白）啥事體？
（白）談天。

阿華

唉！（嘆氣介）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沒有什麼可談的。

裘榮

（白）我來問你，這幾天外水怎樣？

阿華

（白）不用談，從前中國人請東家，車子開去，準可弄他十塊八塊，現在中國人請我東家的很少，儘是些東洋人，東洋人

裘榮
阿華

不行這箇規矩，一個小錢也撈不着，前一些時，實在沒有辦法，我看見滬西一帶，遍地皆是賭場，我就去賭兩下子，他媽的這賭場都是東洋人開的，他媽的東洋人那裏有好忘八蛋，他的錢你會贏嗎？連去幾天，輸了錢不算，險些兒嚇得還上了癮，是我一想不對，東洋人既是和我們講親善，爲什麼賭博只准中國人賭，不許他們東洋人賭；抽白面只准中國人抽，也不許他們東洋人抽，這樣看來，那忘八蛋準不會安着什麼好心眼，所以我立定主意，不上那些矮雜種的當，不想贏那個贏不到的冤枉錢，這幾天老在公館裏，那兒也不去。

（白）阿華：你倒真有把握。

（白）這一點把握都沒有，那還得了！

裘榮 (白)照你這樣說來，東洋人不是個好東西。

阿華 (白)本來不是好東西。

裘榮 (白)既然不是好東西，為什麼我們東家汪精衛，一定要與那東洋人，講什麼和平；談什麼親善呢？難道他的見識，還不如我們嗎！

阿華 (白)這就難說了，我每次開車子出去，老是提心吊膽，要他命的人太多，不要一個不小心，我也陪他送命，那才不值得呢！

裘榮 (白)是吓！幫人家吃飯，就顧不了許多。我聽說東洋人送了我們東家四千萬元，你可知道：有沒有這回事？

阿華 (白)少說話，給東洋人聽到了會捱打。(四下一望分頭傳說什麼秘密話介)

周若蘭

(兩白)阿婆買白蘭花？(手持花籃假扮賣花女上白)阿婆買白蘭花？

阿 華

(看介白)噢！這個賣花的女人挺漂亮的。

裘 榮

(白)聽他講話，還是南京口音哩。

阿 華

(白)你們是同鄉。

周若蘭

(很興奮的白)喂！鄉親：買朵白蘭花，照應照應我們出門人。

裘 榮

(白)你買兩南京人嗎？

周若蘭

(白)一點也不錯，我正是南京人。鄉親

阿 華

(白)怎麼不回南京去？

周若蘭

(白)唉！(嘆氣介)家裏沒有人了。

阿 華

(白)是那一年到上海來的？

周若蘭

(白)民國二十六年十月。

裘榮

(白)那不是南京失守的那年嗎？你怎樣逃出來的呢？

周若蘭

(白)鄉親哪：(唱流水)家住南京狀元境，吾夫姓裘名青萍，販賣綢緞和織錦，安居樂業度光陰。可恨倭寇來犯順。夫死亂軍屍不存，繁華轉眼成灰燼，隻身逃出新都門，漂泊無依難活命，難民所內去存身，賣花街頭療貧困，往事重提淚滿襟！

裘榮

(接唱搖板)聽罷言來自思忖，如何援助同鄉人？(白)有道是樹高千丈，葉落歸根，你這樣飄流下去，終非長久之計呀。

周若蘭

(白)有心與那大戶人家幫工，只是無人引薦。

阿華

(白)裘榮：上面不是說差一個做粗活的娘姨嗎？爲什麼不介紹她去？

周若蘭

(白)若蒙同鄉幫忙，事成一定重謝，但不知你們的東家姓什麼呢？

阿華

(白)我們這裏就是汪公館，東家就是汪精衛，汪先生。

周若蘭

(暗中驚喜介白)謝謝二位！求你們二位多多幫忙，粗細我都做得來，決不會誤事的。

裘榮

(白)看在同鄉份上，一定把你引薦，可是一件，你得承認是我們的親戚，我們方才可以替你講話。

周若蘭

(白)我們認個什麼親呢？

阿華

(白)就說你是他的(指裘榮介)姑母。

裘榮

(白)豈有此理！那有找人家來做我長輩的道理。

阿華

(白)那就叫她做你的姊姊吧！

裘 榮

(指着裘蘭白)你姊裘，我也姓裘，我叫裘榮，你就說裘榮的姊姊！

周若蘭

(故作癡態白)我有了你這樣一個兄弟，那就好了。

阿 華

(白)這裏的管家婆，是他的乾娘，他一說準有九分把握。裘榮：人家姊弟都認了，你還不快些替你姊姊說話去？

裘 榮

(白)乾娘快來！

管家婆

(上白)一天到晚拍馬屁，誰不叫我管家的。阿榮，什麼事吓？

裘 榮

(白)姊姊：來見我的乾媽

周若蘭

(見管家婆介白)乾娘：

管家婆

(白)噢！你那裏來的這個姊姊？

阿 華

(白)她是從鄉下逃難來的，在上海賣花，好容易找到她的兄

弟。

裴榮

(白)我姊姊來了，一點辦法都沒有，賣花也不是個事，聽說太太那裏，差個粗做娘姨，乾娘：你要是答應了，我們姊弟二人，都是感激之至！

周若蘭

(白)乾娘：聽說你是太太面前的紅人，你當了家就能算數：

太太有什麼事，還要問你呢，乾娘：你幫幫乾女兒的幫吧！

(裴榮介)

管家婆

(笑介)哈哈(白)不是我吹牛，太太的事，我當了家就能算數，

好吧！我就領你去見見我們太太。乾女兒事，豈有不幫忙的。

周若蘭

(白)多謝乾娘！

管家婆

(白)隨我來！(管家婆引周若蘭下裴榮隨下)

阿華

(白)正是，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下)

——第五場完——

第六場

登場人物

角別

汪精衛

生角丑扮

陳璧君

丑旦

管家婆

老旦

周若蘭

旦

女侍甲乙

旦

裘榮

生

影佐禎昭

淨

倭軍官

武生

汪精衛 (上唱慢板) 自那日簽訂了要綱以後，不由吾方寸中常抱殷憂！

怕的是四千萬不能到手，又怕那「新政權」不得自由；更可怕這密約一朝洩漏，犯衆怒遺罵名騰笑全球，到此時我惟有百般忍受，要知道這件事一發難收

陳璧君

（手持報紙很驚慌地上大聲白）精衛：大事不好了！

汪精衛

（白）何事驚慌？

陳璧君

（白）高宗武陶希聖跑到香港，將那「調整要綱」在報紙上發表了。

汪精衛

（白）我却不信。

陳璧君

（白）現有報紙在此，還有假的不成！

汪精衛

（惶急介急白）拿……拿來我看。（看報介酒狗血白）哎哟！（昏厥介）

陳璧君

（急喊介）精衛：精衛：來！拿白蘭地來！

（周若蘭管家婆二女侍各取白蘭地白開水勸手巾等勿遞上）

陳璧君

(泣白蘭地介) 精衛醒來！

汪精衛

(唱倒板) 見報紙嚇得我魂飛天外！(醒介) 陶希聖哪高宗武，你害苦了我了！(接唱快板) 這一下害得我不得下台，訂密約明明是

把國來賣，陸鄰邦尙和平都是欺騙同儕，你二人揭穿了真實狀態，這件事却叫我如何安排？萬不料我幹部也會瓦解！我真是進退維谷左右招災，一剎時心血潮湧(唱散板) 猶如刀宰，

陳璧君

(白) 呸！好不中用的東西！(接唱散板) 罵一聲汪精衛太不成才

。白精衛呀，我把你這個不中用的東西，當初我再三的告訴你，高宗武陶希聖形跡可疑，叫你加以注意，你却口口聲聲說他們俱是你的心腹，如今好了，你的心腹，却活活的把你害了。

汪精衛

(嘆氣介) 仲麟不在了，我也不會如此的狼狽了！(拭淚介)

陳璧君

(白) 事到如今，哭也無益。我倒想起一件事來了。

汪精衛

(白) 什麼故事？

陳璧君

(白) 就是你的故事：想你發出豔電之後，國內議論紛紛，你左辯右辯，却辯不出一個顛撲不破的道理來，沒有辦法，你就將國防會議的祕密紀錄，改頭換面的發表了，今日陶高二人，發表這個密約，倒是貨真價實的祕密文件，正所謂「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哪。

裘榮

(手持名片上白) 日本人要見。

汪精衛

(急介) 不………不好了！(唱搖板) 怕他到來他就到，他………他無事還要犯眼挑，這樣的機密洩漏了，豈肯與我善開銷？左思

右想無計巧，（白）璧君，璧君，你想個辦法，打發他走了才好。

陳璧君（白）那我有什麼辦法呢？

汪精衛（白）我怕見他啊！

陳璧君（白）你怕見他，我還不是一樣的怕見他。

汪精衛（白）那怎麼辦呢？哦！有了！（接唱搖板）猛然間想起了舊日一條。

陳璧君（白）你的什麼舊計吓？

汪精衛（白）難道你忘懷了麼？我每每到了不得下台之時，就是裝癩哪。裘榮（裘榮應聲。）你去對那影佐先生說道：就說我糖尿病復發，不能見客。

裘榮

(白)是！是！(裘榮正下場，影佐禰昭盛氣直上，兩人相遇，裘榮未曾注視，被影佐禰昭絆倒在地，裘榮爬起來卽下。)

影佐

(怒目圓注介白)汪先生：你好好吓！

汪精衛

(低聲下氣地白)影佐先生：我病了吓！(裝病介)

影佐

(厲聲白)汪先生：是不是祕密被人揭破，你的心病發了吓，你要知道：這個「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洩漏之後，與你並無什麼損失，我大日本帝國의 損失，可太大了啊！我大日本帝國待你不薄，這樣一來，你可對得起我們天皇，對得起我們的近衛院長，對得起我們的首相，對得起我嗎？

汪精衛

(白)影佐先生吓！唱搖板千差萬差是我差。(汪陳兩鞠躬賠罪。)

事到如今奈何他，力圖補過報閣下，(汪陳分立左右向影佐鞠躬賠罪。)

望求先生原諒咱！(白)此次之事，實非意料所及，以後

當格外謹慎，還望先生饒恕這一遭！

陳璧君

(白)影佐先生：我們實在是累該萬死，求先生擔待這一回！
(鞠躬致敬介)

影佐

(白)再要如此不小心，我可擔待不了，好，你好好養病，我去了。
(下) 汪陳開送下 場內作槍聲三響聲動亂聲 影汪陳從下場門急上)

汪精衛

(面如土色急白)拿刺客？拿刺客！
(上汪視介見汪未受傷，很失意地下)

周若蘭

倭軍官

(上向影白)報告：刺客已經拿獲。

影佐

(白)就在外面花廳上審訊。

倭軍官

(白)遵命。(下)

影佐

(白)汪先生：汪夫人：隨我來。(同下)

第七場

登場人物

角別

周若蘭

旦

管家婆

老旦

汽車夫阿華

雜

裘榮

生

保鏢甲乙

武生

廚司甲乙

雜

女侍甲乙

旦

周若蘭

(上唱搖板)

適才門外槍聲響，原來是我夫刺老汪，可恨漢奸命

未喪，我夫不幸反遭殃！白哎喲！且住，適才門外槍聲響亮

，原來是我的丈夫鍾國魂，行刺漢奸汪精衛，不料未嘗命中，我夫反被拿獲，這……這便如何是好？沉思介 決心介也罷！（頓足以示堅決介咬牙切齒地白）我不免趁他們審問丈夫之時，從懷中取出利刃介與那賊一個措手不及，（亮相）上可以為國家除害，下可以替丈夫報仇，縱然不能得手，也可與我夫死在一處，作一個中華民族的戰士，我就是這個主意吓，（磨刀介唱搖板）救國全憑忠肝義胆，那怕劍樹與刀山！此去但求償宿願，（圓場介管家婆及汽車夫阿華同上）

管家婆

（攔阻介白）外面審問刺客，大家不要亂跑！

周若蘭

（白）呀！（接唱搖板）乾娘為何把我攔？

汽車夫阿華（白）拿住了刺客，外面正在審問。

保 鏢甲乙

裘榮

(同上同白) 大家不要亂跑，日本人正在拷打刺客。

周若蘭

(暗中傷心垂淚介故作鎮靜介白) 刺客是個怎樣的人？

裘榮

(白) 是個年青的小夥子，他口口聲聲說替中華民族打死賣國賊來的。

周若蘭

(故作驚疑介) 呀！那個是賣國賊呀？

裘榮

(白) 當然是說我們東家汪精衛，汪先生，

周若蘭

(白) 我們的東家，他怎麼會是賣國賊呢？

阿華

(白) 聽說我們東家，與日本人訂了一個什麼條約，被人家知道了，將這個條約，登在報上，所以有人來行刺。

管家婆

(白) 什麼條約？

阿華

(白) 叫做什麼「日子條約」吧！

周若蘭

(白)可是那「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麼？

阿·華

(白)對，對，對，你怎麼會知道的？

周若蘭

(白)我識字，我能看報，所以能知道。

保·鏢甲

(白)究竟是個什麼條約？

周若蘭

(白)是一個和平條約。

管家婆

(白)當然要和平哪，這個仗再不能打下去了，越打越不得了，你來談談，是個什麼條約？

(廚司甲乙女侍甲乙兩邊暗上聽周若蘭講話)

周若蘭

(白)那條約上訂的，是要把蒙古以及華南的各島嶼送給他，還要把中國所有的資源送給他，他還要管理中國的財政，他還要永遠在長江珠江以及華北一帶駐兵，他還要不准我們讀愛國的書，說愛國的話，他還要派人來管理我們的水陸空各

種交通，總而言之，從美上管到地下，從活的管到死的，要是這樣，他就不打仗了。

保 鑣甲

(白)這都是日本人對我們東家提出來的嗎？

周若蘭

(白)正是。

保 鑣甲

(白)他奶奶的熊，這樣，不是把咱們中國亡了嗎！

寒 榮

(白)這樣惡劣的條件，難道說我們東家都答應了嗎？

周若蘭

(白)字都簽了。

管家婆

(白)東家沒有那樣糊塗，太太又是一個最精明的人，要答應也不會答應的。

周若蘭

(白)他們一點也不糊塗，爲的是想那四千萬元的借款。

保 鑣甲

(白)他媽的，爲了幾個臭錢，連祖宗子孫都賣了嗎！

周若蘭

(白)不錯。

管家婆

(白)東家的事，用不着我們管，各人做各人的事去。

裘榮

(白)講講有什麼關係，這麼說來，這刺客也許是重慶派來的。

周若蘭

(白)不會的，這樣的人，國法可以制裁他，何必要用刺客，這是老百姓氣不過幹的。

裘榮

(白)這個人未免有些好管閒事！

保鏢

(白)不是好管閒事。此人倒是有種！

周若蘭

(白)對。他要是只管閒事，不但他自己要爲牛爲馬，連他的子孫，都不得翻身了。我們要是不管，我們連一隻豬都不如，豬到了臨屠的時候，還可以喊叫幾聲，日本人對於我們提出來的條約，連喊叫都不許我們喊叫，你看狠不是狠？毒是

不毒？

保鑣甲（白）他奶奶咱們只有死！

周若蘭（正言厲色地白）死，不是這樣隨便白死的，我們要死裏求生的

去幹！

保鑣甲乙（同白）對，要死裏求生的去幹！你說怎（讀如昨）幹就怎（讀如昨）幹，不幹，是他奶奶的小舅子。

阿華（白）對，幹，不幹是豬猡。

裘榮（白）怎樣幹呢？

周若蘭（白）一個人自己的力量，比什麼都強，要幹，還不容易，馬上就幹。

管家婆（白）幹什麼？

周若蘭

(興奮得瘋狂似的厲聲白)「幹汪精衛。」

管家婆

(白)胡說！放屁！

周若蘭

(白)我沒有胡說，汪精衛能做日本人的奴才，能做日本人的走狗，我們是人，是中國人，却不能做汪精衛的奴才，汪精衛的走狗，我們要槍斃賣國賊汪精衛，要打倒一切漢奸。

全場人

(同白)我們要槍斃汪精衛！打倒一切漢奸！

管家婆

(白)放屁！

保鏢甲

(白)去你媽的。(一拳將管家婆打死)

周若蘭

(白)我們快到前面去幹掉他。

保鏢甲乙

(出手槍。白)不怕！咱們有槍。

廚司甲乙

(肩白)我們有菜刀。

裘榮 (白) 我有鐵尺。

阿華 我也有手槍。

女侍甲乙 (同白) 我們去找兩根棍子。

周若蘭 (白) 大家不要害怕，就是一人一拳，也要把他打死。

全場人 (很興奮地同白) 走吓！

周若蘭 (唱搖板) 羣衆的力量如山倒，

裘榮 (接唱) 愛國的熱血似狂潮；

保鏢甲乙 (同接唱) 同心協力把漢奸來殺掉，

全場人 (同跑圓場。同唱) 打死了汪精衛我的恨方消！(同下)

——第七場完——

第八場

登場人物

日本兵四人

汪衛士四人

倭軍官

影佐禎昭

汪精衛

陳璧君

周佛海

梅思平

褚民誼

角別

手下

手下

武生

淨

生角丑扮

丑旦

小生丑扮

丑

淨

鍾國魂

生

周若蘭

旦

裘榮

生

汽車夫阿華

雜

保鏢甲乙

武生

廚司甲乙

雜

女侍甲乙

旦

(日本兵汪衛士兩傍站立倭軍官影佐禎昭汪精衛陳璧君周佛西梅恩平裕民證高登揚中鍾國魂兩手被縛昂然直立(四記頭)拉開，時鍾已受非刑毒打，混身是血。)

汪精衛 (怒目相向介白) 你招不招？

鍾國魂 (白) 你要我招些什麼？

汪精衛 (厲聲白) 你受誰的指使？

鍾國魂

(激昂慷慨地白)我受我良心的指使；熱血的指使。

汪精衛

(白)可有同黨？

鍾國魂

(咬牙切齒地白)我大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除了你這般狐羣狗黨之外，個個都是我的同黨。

影佐

(白)與我重重的打！

日本兵

(此處介舉擊欲打。)

鍾國魂

(白)汪精衛吓汪精衛：我把你這一夥賣國的奸賊吓！想你身居要職，自命非凡，爲了一己利祿，不惜認賊作父，賣國求榮，你……你可記得總理臨終之時，對你講些什麼？你縱然死去，倘若死而有知，看你有何面目去見先總理也！唱
搖板你本是革命黨氣節何在？爲甚麼甘爲那敵人的奴才！貪

富貴得意氣竟把國賣，白汪精衛：狗奸賊（接唱）你思一思想一思想該是不該？

（白）你要知道：倘若秦檜不主和議，宋室怎能偏安？我的苦心孤詣，你們那裏知道？

（白）呸！（唱快板）到此時你還要巧言舌辯，還不是迷戀那一「偽的政權」！張邦昌和秦檜殷鑑不遠，當傀儡做膺犬能有幾年！我不成功便成仁義無顧反，要與那燕荊軻相與比肩。

（白）還不是匹夫之勇！

（冷笑介唱流水）休道我是匹夫勇，爲國殺賊矢精忠，誅奸雖然成一夢，正氣長存天地中。

（白）一派胡言。

陳璧君

鍾國魂

汪精衛

鍾國魂

汪精衛

鍾國魂

(白)陳璧君吓，老妖婦：想你以前也是黨中要人，爲甚麼規丈夫於正，反而助紂爲虐也！(唱流水)言在喉間如骨鯁，叫聲璧君聽分明：相夫若不規於正，王氏長跪岳家墳，吾有一言你須省，自古一義可滅親，若能爲國除奸佞，千秋萬世留美名。

影佐

(白)那來許多廢話，與我用刑。

日本兵

(白)是。(用刑介)

鍾國魂

(受刑不過昏厥介唱倒板)那賊子用非刑疼痛難忍！(醒介笑介)吓哈哈(轉鑼板)大丈夫不成功便當成仁，爲國家爲主義雖死猶幸！(痛介白)哎哟(望家鄉轉快板)留得丹心照汗青，最後尙須來扎掙，(用全力掙斷繩索介接唱)掙斷繩索殺奸王。(奪槍介刺汪介)日本

周若蘭

兵舉槍對鍾。

(內白)走吓！(急急鐘)(周率保鏢二人女侍二人廚司二人婆榮阿華等各執兵器猛然街上將汪精衛攔住大聲同呼口號)打倒賣國賊汪精衛！影佐禎昭陳璧君等均驚慌失措介)(四配頭(亮相)(開幕後尙在大聲呼口號)

——閉幕

——第八場完——

——全劇完——

劇情說明

汪精衛既叛國，乃唆使敵人在炸後方，鏗國魂夫婦之財產家屬，盡犧牲于敵機狂炸之下，國魂痛定思痛，遂矢志鋤奸。

既而精衛變本加厲，與敵人簽訂亡國密約，陶希聖高宗武非之，爰將密約攝影，潛赴香港，登報公布，以儆國人。

時鏗妻周若蘭，已夤緣傭于汪氏，謀乘間殺賊。國魂一見密約，忿不可遏，乘汪逆送客之機，舉槍殺之，不幸未中，且被捕焉，若蘭知而以大義說汪逆之傭保，傭保爲所動，羣起擊國賊，汪逆以變起肘腋，益惴惴不自安！

排演說明

用古裝來上演現實的戲劇，我是不能同意的。本劇應當用現代服裝來演出，因為服裝關係，所以倭方人物，在劇中是儘量減少。

懷疑穿上現代服裝而用鑼鼓歌唱爲不合式者，難道就沒有看過民四以前，盛行于各地舊劇場的「新茶花」嗎？只要看過「新茶花」的人們，決沒有這箇懷疑。

第二場的密約底稿，應當到會的人，每人分發一份，這一點務請導演注意！

第四場「討汪大會」的時間，是在密約沒有公布之前，雖然賣唱人以及歌女的唱詞裏，已經談到密約，那是因爲便于歌女在歌場裏歌唱起見，不能以此而誤會到「討汪大會」的時間，是在密約公布之後，因

與整箇的劇情；是有關係的；况且舊戲不是話劇，根本不是寫實。

聰明的演員們，當然知道賣唱人的一段二六，是仿「罵毛延壽」的，歌女的一段二黃，是仿「賀后罵殿」的。

「罵汪」的一段二六，是用田漢先生的原作，而加以增損，以及變易的，特此聲明。（田先生原作，載桂林救亡日報）

在戲裏面演講，是最難使得觀眾滿意，所以劇本上的演詞，是寥寥數語，導演先生把它斟酌更改則可，加多儘可不必。

演講千萬不可用「上口」白來念，各劇用各劇的方言好了。

穿了現代服裝，而在鼻樑上抹上白粉，當然有些不近事實，但這是春秋之筆，我的愚見。扮汪精衛的演員，不妨在鼻樑抹上白粉。

第六場的行刺。唱舊戲的朋友，一定是主張做「明場」的；「明場」當然很好，怕的是演得雜亂無章。舊劇界的朋友，儼然沒有把「明場」

領刺」處理得井然有序的把握，千萬不要把它改爲明場了。

第七場是全劇的重心，希望導演先生特別注意！

扮演汪精衛梅思平周佛海褚民誼等的演員，倘若沒有西裝，可穿藍袍黑褂。（再長袍可不拘顏色。）

每逢汪精衛與影佐禎昭會面時，扮汪逆的朋友，以演得越卑鄙爲越有精采，千萬不要爲汪逆留身份！

我寫此劇，是在肺結核劇發，咯血盈盂，體溫高至一百零二度左右之時，困于痼疾，缺點當然很多，希望導演先生爲我正誤！

最後還有兩點要聲明：第一，我自願犧牲上演稅，因爲這是救亡工作。第二，重慶各戲院，如其上演本劇，而無人導演時，編者願盡導演義務，縱在病中，也必力疾從事，因爲汪討乃是國民天職，我是一箇國民，應當盡我國民的責任。來信由中國戲曲編刊社轉。

後記

舊戲是不能責以真實性的，萬一悉照事實，不加穿插來寫箇劇本，決不能使觀衆有反應，沒有反應，這箇劇本，就等於白寫。

本劇強半不是事實，但岳武穆並未真搗黃龍，而戲中偏有「蒲天恨」；褒光武並未殺藏功臣，而戲中偏有「打金磚」，可知戲之所以爲戲，並不要完全根據史實，這一點要請讀者諒解的！

本劇劇情的後半截，截至現在爲止，雖沒有事實根據，將來也許會有這樣的事發生！

本劇曾二易其稿，結果仍不滿意，最後我的肺結核又發了，咯起血來了，醫生堅囑我休息，不准我動筆，我本想擱筆不寫，終爲熱血所驅使，囑了醫生，不顧一切地在病榻上寫成了。

再本劇得龔嘯嵐先生的幫助不少，書此誌謝！

朱雙雲：二九，三，一八，在北碚石柱灣寓所病榻。

戲曲叢書歌劇輯第二種

汪精衛賣國喪身

有 著
作 權

著 者 朱 雙 雲

主 編 者 吳 璥 予

出 版 者 中 國 戲 曲 編 刊 社

重慶美專校街七號

總 經 售 中 國 文 化 服 務 社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五 月 初 版

一 三 〇 〇 〇

定 價 三 角 五 分

戲曲叢書
歌劇輯第二種

二五二

BC

32.6